

毛主席經濟著作集录

山東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

毛主席經濟著作集錄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圖書資料室

目 录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摘录) ·····	(5)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摘录) ·····	(7)
井冈山的斗争 (摘录) ·····	(7)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8)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3)
我们的经济政策·····	(15)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18)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摘录) ·····	(22)
矛盾论 (摘录) ·····	(23)

三、抗日战争时期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摘录) ·····	(25)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 (摘录) ·····	(25)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摘录) ·····	(26)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摘录) ·····	(2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摘录) ·····	(26)
新民主主义论 (摘录) ·····	(37)
论政策 (摘录) ·····	(39)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摘录) ·····	(40)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41)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摘录) ·····	(45)
组织起来·····	(47)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摘录) ·····	(52)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55)
论联合政府 (摘录) ·····	(57)

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	(61)
------------------------------	------

四、解放戰爭時期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摘錄）·····	(65)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68)

五、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論人民民主專政（摘錄）·····	(73)
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	(74)
在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 （摘錄）·····	(78)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79)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	(95)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	(97)
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 展綱要草案的講話·····	(123)
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摘錄）·····	(124)
紀念孫中山先生（摘錄）·····	(125)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摘錄）·····	(126)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145)
介紹一個合作社·····	(146)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論目前形勢（摘錄）·····	(147)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1950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 的指示·····	(148)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摘錄）·····	(150)
復新疆喀什區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全體農民的信·····	(151)
毛主席視察湖北鋼鐵生產（摘錄）·····	(151)
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回京後對記者發表重要談話（摘錄）·····	(152)
對農村工具改革運動的指示·····	(152)
毛主席在天津視察的時候提出建立地方獨立工業體系（摘錄）·····	(152)
多快好省地發展地方工業·····	(153)

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三月)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产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产關係。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他們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產黨及左派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

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余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

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農和手工業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產的經濟。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多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多餘。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却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為近年以來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麼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亏了！”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着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着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

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頗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見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們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經驗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謂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貧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員，（五）小販等五种。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極大的群众。所謂农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农、貧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产的經濟。絕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虽同屬半无产阶级，但其經濟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細別。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够，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弥补。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价向別人糶粮，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貧农。因为貧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則租于別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貧农。貧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貧农有比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資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撈魚虾、飼鷄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維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較另一部分貧农为优。其革命性，則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貧农。所謂另一部分貧农，則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丛集，如牛負重。他們是农民中極艰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們虽然自有簡單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經濟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貧农相当。因其家庭負担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称，时有貧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貧农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价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

年一增，偶与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傳極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貧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农相同。

无产階級。現代工业无产階級約二百万人。中国因經濟落后，故現代工业无产階級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紡織、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資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階級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階級，做了革命运动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員罢工、铁路罢工、开灤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階級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种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軍閥、資产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运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們除双手外，別无長物，其經濟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資本主义的农业。所謂农村无产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絲毫資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貧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魯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地的“青帮”，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問題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国主义的軍閥、官僚、买办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属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动知識界，是我們的敌人。工业无产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无产階級、小資产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

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扰乱了我們的陣綫。

（“毛澤東選集”普及版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第三至九頁）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摘錄）

（一九二七年三月）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着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借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谷為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村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毛澤東選集”普及版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第三九至四三頁。）

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夠 存在？（摘录）

（一九二八年五月）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鎖，食盐、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資产階級群众和紅軍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餉。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沒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較地好一点，特別是紅軍的給养使之比較地充足一点，則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經濟問題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較長的期間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經濟問題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毛澤东选集”普及版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第五五頁。）

井岡山的斗争（摘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說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岡、蓮花自耕农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数，約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為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占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却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長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那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鄱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毛澤東選集”普及版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第七〇至七三頁。）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為什麼？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

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展开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瞭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

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蓼、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更少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偉大的任务，一个偉大的階級斗争。但是我們問一問，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內，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們并不是說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說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贛州。我們不是說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說一千五百萬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管不准商人插手。我們不是这样說，也不是这样做的。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輸出粮食和錫砂，輸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資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嗎？这些工作我們已經开始做了，并且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預計。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錫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紙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調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績，就是我們坚信将来能够發展的基础。人們說要到战争完結了才能进行經濟建設，而在現在則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錯誤观点嗎？

因此也就明白在現在的阶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环繞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經濟建設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繞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經濟建設已經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經濟建設，同样是錯誤的观点。只有在國內战争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國內战争中企圖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現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环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們中間有离开战争进行經濟建設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沒有正确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經濟战綫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也要在这次會議得到解决。因为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許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貿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們是亲自动員群众組織合作社、調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实际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个

計劃。因此，我要向同志們指出下面的幾點：

第一，從組織上動員群眾。首先是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生產，發展貿易這些工作，經常地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群眾團體，主要的是工會和貧農團。要使工會動員它的會員群眾都加入經濟戰綫上來。貧農團是動員群眾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的一個有力的基礎，區政府和鄉政府要用大力去領導它。其次，要經過以村子、屋子為單位的群眾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眾的生活，增加鬥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群眾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為着這些口號而鬥爭，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假如不這樣地從組織上去動員群眾和宣傳群眾，即是說，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不着力抓着經濟建設的工作去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群眾團體，不注意開群眾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幹。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他們是經濟戰綫上的指揮員，而廣大群眾則是戰鬥員。人們常常嘆氣沒有幹部。同志們，真的沒有幹部嗎？從土地鬥爭、經濟鬥爭、

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群眾，涌出來了無數的幹部，怎么好說沒有幹部呢？丟掉錯誤的觀點，幹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和其他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只有深入查田運動，才能徹底地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展農民的生產的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綫上來。只有堅決地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人羣眾的生活，使工人羣眾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只有正確地領導選舉運動和跟着查田運動的開展而開展的檢舉運動，才能健全我們的政府機關，使我們的政府更有力地領導革命戰爭，領導各方面的工作，領導經濟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羣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至於一天也不要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更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就要更加厲害。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羣眾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羣眾踊躍地開向前綫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並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於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於我們的。”

（“毛澤東選集”普及版第一卷，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第一一三至一二〇頁。）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 地 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业。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的一類。

有些地主雖然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後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方法為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